

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



● 宋伦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

宋伦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宋伦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301-09185-0

I. 唐… II. 宋… III. 笔记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789 号

书 名: 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

著作责任者: 宋伦美 著

责任编辑: 谢 宁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185-0/I·07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8190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易伟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9.375 印张 245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程毅中

《玄怪录》是一部优秀的唐代小说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这部小说集产生于中唐时期，比著名的单篇传奇《任氏传》、《李娃传》、《莺莺传》等略晚，比更早的灵怪类小说集有了显著的进步。早在《聊斋志异》之前八百年就初步形成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写作方法，因此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在它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如《续玄怪录》、《河东记》等续书，后世的小说戏曲取材于《玄怪录》的也不少。《玄怪录》原书久已失传，现存的刻本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又有混淆，疑问很多。此书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韩国的宋伦美女士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对《玄怪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承她好意，把她的博士论文及有关著作寄给我看。我了解她的研究情况，觉得很有意义。首先是这个课题对于中韩文化的交流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韩国朋友对中国古代小说有了很大的兴趣和很多的了解，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与我国互相参考和补充。其次是她充分运用了文化学、宗教学及叙事学的新方法来研究唐代小说，对我们中国学者可能会有一定的启发，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我衷心祝愿她将这个课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取得更多的成就。

2004年4月于北京

序

侯忠义

《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一书，是韩国青年学者宋伦美女士的一部新的学术专著，是她研究中国文言小说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文言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可喜可贺。

我与宋伦美女士相识，已近十年。大约 1995 年冬末，她那时是访问学者，来北京大学相访，谈及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言小说，各抒己见，知无不言，颇多切磋。此后，我知道她每年都到北京来，进行访问和搜集资料，从不间断。她的研究计划中，既有短期任务，更有长期目标，学风踏实又富有理想。与她交流，每每感到她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言小说的热情、执著和不倦追求，令人感动。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来说，实属不易。在短短的十年中，宋伦美女士凭着她的勤奋和刻苦努力，终于结出丰硕成果，而这部《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就是她的研究成果之一。此书是对唐代小说研究的新贡献，是对《玄怪录》研究的新总结，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玄怪录》是中国中唐（763—859 年）时期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一部传奇小说集。作者牛僧孺做过宰相。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可见此书在当时名气之响，影响之大。牛僧孺以传奇手法写志怪故事，亲自创作、编辑小说，开创了一条传奇创作的新路。在全面肯定《玄怪录》价值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指出：“《玄怪录》通过虚构的想象力

在唐代小说史上确立了重要的地位”，“通过幻想故事开拓了新天地”，这无疑是真知灼见，富有启示性。

有关《玄怪录》的研究论文和论著，中外多有，然多偏重于版本和作者经历、著述时期的考证，目前尚缺乏一部从文学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而本书就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书中结合具体作品，对《玄怪录》所固有的情节、主题、人物和叙事结构进行了独有的多样化的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牛僧孺在创作过程中的小说观点和文学心历路程，构成了本书最大特色。如书中对《玄怪录》全部作品的情节，归纳为：情节渐次向上发展结局圆满的上升式、情节以连续的悲剧向下发展，最终以悲剧收尾的下降式以及转祸为福式、相互交叉式、循次還元式等五种艺术形式，就颇有创见；而对叙事结构采取了普洛普对俄罗斯幻想故事的分析法，也令人耳目一新。

宋伦美的这部著作，分析论证与作品紧密结合，并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优美的笔触，娓娓道来，逻辑严密，推论合理，令人心服。

总之，《唐人小说〈玄怪录〉研究》是一部颇有新意和特点的研究著作，理应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衷心希望宋伦美的新作不断问世。

2005年3月8日，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现有研究情况和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玄怪录》的版本和研究范围	6
1.《太平广记》里收录的《玄怪录》的佚文	13
2.《类说》里收录的佚文	14
3.《紺珠集》与重编《说郛》里收录的佚文	15
4. 中华书局刊《玄怪录·续玄怪录》里辑合的佚文	1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玄怪录》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	25
第一节 作者牛僧孺的生平	25
第二节 政治、社会背景	29
第三章 《玄怪录》的情节(plot)	34
第一节 上升式	35
第二节 下降式	41
第三节 转祸为福式	48
第四节 相互交叉式	53
第五节 循次還元式	54

第四章 《玄怪录》的主题	65
第一节 对神仙的憧憬	65
1. 渴望自由	65
2. 追求财色	68
第二节 确信鬼神世界	70
1. 死亡的具体化	70
2. 宇宙的共有	78
第三节 精怪的人性化	81
1. 精怪变化说	81
2. 附加在精怪思想的内容	84
第四节 定命观的指向	87
1. 定命观的由来	87
2. 定命观的内容	88
第五节 轮回报应的宣扬	97
1. 轮回报应的证明	97
2. 佛教的宣扬	103
第五章 《玄怪录》的人物	110
第一节 神 仙	110
1. 神仙的条件与形象	111
2. 神仙的行为类型	120
〈1〉神仙术的表现	120
〈2〉仙食和仙药的服用	127
〈3〉人仙交往	130
〈4〉神仙的治罪	132

第二节 鬼神	133
1. 鬼神的形象	134
2. 鬼神的行为类型	136
〈1〉归还判决	136
〈2〉报答	139
〈3〉报复	141
〈4〉预言	142
〈5〉人鬼交往	144
第三节 精怪	147
1. 精怪的形象	147
〈1〉动物的精怪	148
〈2〉无生物的精怪	150
2. 精怪的行为类型	152
〈1〉神通术的表现	152
〈2〉非意图的报答	155
〈3〉报复	157
〈4〉精鬼婚姻	158
第六章 《玄怪录》的叙事结构(Structure)	161
第一节 关于叙事文学	161
第二节 关于普洛普(V. Propp)的《民间故事形态论》	165
第三节 《玄怪录》叙事结构的顺序性图式	169
1. 通过 H(斗争)—I(胜利)展开	173
〈1〉《杜子春》	173
〈2〉《尼妙寂》	176
〈3〉《尹纵之》	178

2. 通过 M(难题)—N(解决)展开	179
〈1〉《袁洪儿夸郎》	180
〈2〉《吴全素》	182
〈3〉《华山客》	183
3. 通过 H(斗争)—I(胜利)和 M(难题)—N(解决)展开	185
〈1〉《韦氏女》	185
〈2〉《郭代公》	186
〈3〉《党氏女》	188
第四节 格雷马斯(A. J. Greimas)的模式	189
第七章 结 论	195
附 录	198
参考书目	27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现有研究情况和研究目的

鲁迅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①《玄怪录》的作者系唐代牛李党争史中的牛党领袖牛僧孺。唐代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可谓是代表中国文学的唐诗的繁荣以及与之相媲美的唐代小说的兴盛。众所周知，在唐代原来没有使用过象征唐代小说^②的“传奇”称谓。在唐代一般称短篇作品为“传”或“记”，这个称呼反映了唐代的文体概念，其原因就是由于唐代人认为这类作品是继承了用史家笔法写作的散文叙事性史传的缘故。可是，如果用“传奇”这一称呼来区分叙事体裁的话，那么就不能与史传区分开来，而且会带来一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作品全集》26，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2，111页。

② 侯忠义将唐代小说划分为传奇、志怪、轶事三种。（侯忠义，《唐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3）

些文体概念上的混淆。晚唐时期裴铏的名为《传奇》的小说集一直流传到宋代,此后失传,现存的是《太平广记》收录的作品。如果把《传奇》中的“奇”字看作是概括这种文体的内容上的特征的话,那么将是与史传明确区分开来的非常恰当的称谓。如果说宗教促进了六朝小说兴盛和发展,那么也可以说娱乐促成了唐代小说的创作。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六朝小说亦有娱乐性特征。干宝在《搜神记》自序里说:“游心寓目”,但他写《搜神记》的主要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样,唐代小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宗教目的。从唐代小说的创作和流传来看,士大夫写作小说是一种高雅的消遣性活动,在客厅、旅舍、航船、冬炉前讲一些刺激好奇心的怪异故事,可能是一种时代的风潮。由于唐代士大夫阶层爱好小说,故文人们靠创作小说显露自身才华和文笔,希望受到朝廷高层人士的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在唐代创作小说自然而然成为科举及第的跳板。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中说:“唐代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①这番话清楚地表露出那个时代的情况。由于赵彦卫是南宋人,故他的说法自然令人心存疑问。但是,他在谈到唐代小说时所说的:“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②这段话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唐代由于上层社会欣赏小说,小说亦有其独特的多种体裁,作者为了通过小说把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等才能表露出来,故在应考进士时用小说形式行卷,这种现象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行卷的流行从元和年间后期开始,在元和初期传奇小说就以沈既济《任氏传》为标志进入了成熟期。元和年间以后科举的应试者利用小说行卷成为小说创作的促进要素。小说的发展在先,利用小说行卷在后,但行卷却成为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③唐代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是进士出身,作品的主人公亦以文人为主。他们将科举之前自身所经历的奇异经历作为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北京,1996,135页。

② 同上书,135页。

③ 石昌渝,《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4,81—88页。

主要内容来创作作品并用作行卷。即使科举落榜也可以通过仙、侠、精、怪等来发表感慨^①。另外,在唐代出现了大量以士大夫阶层为对象的表现定命观的小说。前一时代不是没有以定命观为题材的小说,但在唐代大量涌现,其原因是由于寒贱的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使士人阶层人数增多,再加上唐玄宗和昭宗间的几次变乱^②,引发了士人通过小说来宣泄愤懑并承受宿命。^③

在所有有关中国文学史、小说史或唐代小说的概论性研究丛书中都毫不例外地列举了《玄怪录》。但这些书对《玄怪录》的作者和版本都仅仅作了非常简略的说明,仅仅抽出《玄怪录》中的几部作品进行校勘和解说。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在韩国有关《玄怪录》的学位论文有:

朴敏雄的《Niu Seng-ju(780-848) and His Hsuan-kuai lu》^④

郑警景的《〈玄怪录〉试论及译注》^⑤等。

朴敏雄的论文是对《玄怪录》的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以及《太平广记》里收录的31篇《玄怪录》的英文译本。郑警景的论文,第一部分是对《玄怪录》的试论性研究,第二部分是对《玄怪录》中的45篇进行翻译。这两篇论文亦是仅对作者和版本进行研究或仅对《玄怪录》进行了简略的研究。尽管如此,我们对他们在研究《玄怪录》中付出的辛苦还是应当给与高度评价。现在再考察其他《玄怪录》研究概况。

程毅中对《玄怪录·续玄怪录》^⑥作了校勘,在“点校说明”里对《玄怪录》作了全面的说明,并对宋代以后出现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尼妙寂》、《张老》、《王国良》不是《玄怪录》里的作品,而似乎是《续玄怪

① 刘瑛,《唐代传奇研究》,正中书局,台北,1982,68页。

②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3,89页。

③ 同上书,77页。

④ Min Woong Park, *Niu Seng-ju(780-848) and His Hsuan-kuai lu*, Ph. 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1993.

⑤ 郑警景,《〈玄怪录〉试论及译注》,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论文,汉城,1998。

⑥ 程毅中点校,《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北京,1982。

录》里的作品,还主张《玄怪录》应该不是牛僧孺的早期作品。

姜云、宋平也对《玄怪录·续玄怪录》^①做了校勘。在“前言”里,对《玄怪录》的作品内容分成六个种类进行了说明,然后考察了版本。他们反对汪辟疆所说的牛僧孺在升官之前写了《玄怪录》——这可能是根据《太平广记》里收录了《玄怪录》而推断的,并认为《玄怪录》是牛僧孺升官以后写的作品。另外,还列举了牛僧孺的《李苏州遣太湖石奇壮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一诗,推断李复言与白居易、刘禹锡一样是牛僧孺的三益友之一且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并反对程毅中的《尼妙寂》、《张老》、《王国良》是《续玄怪录》作品的说法。

程小铭在《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②中将《太平广记》里收录的《玄怪录》与十卷本《玄怪录》、陈刻本《幽怪录》与十卷本《幽怪录》分别进行了比较,认为《太平广记》和宋英宗治平元年以前流行的《玄怪录》十卷本是官刻本,并对其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相反,认为《幽怪录》产生年代较晚,且为仿本,并脱离了《玄怪录》原来的面貌。另外,对程毅中认为的《百川书志》中记载的《幽怪录》和《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的《玄怪录》是同一本书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并指出《百川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分别是《玄怪录》和《幽怪录》,不是同一版本。他还在《关于〈玄怪录〉的成书年代》^③里提出唐代应考进士科时利用传奇小说行卷史实,并列举了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记载及《周秦行纪论》、《周秦行纪》、《玄怪录》等作品,推断《玄怪录》成书年代是贞元年间牛僧孺进行科举应试前后。

国梁在《牛僧孺与〈玄怪录〉》^④里首先简略叙述了牛僧孺的六位朋

① 姜云、宋平校注,《玄怪录·续玄怪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5。

② 程小铭,《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贵州大学学报》第4期,贵州,1991。

③ 程小铭,《关于〈玄怪录〉的成书年代》,《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1996。

④ 国梁,《牛僧孺与〈玄怪录〉》,《今日中国》第44期,台北,1974。

友的情况,简略考察了《玄怪录》的名称和《太平广记》里收录的《玄怪录》作品情况,然后指出《玄怪录》里的几部作品是牛僧孺进行科举应试前后当作行卷使用的。

林文宝在《牛僧孺与〈玄怪录〉》^①中对牛僧孺的生平做了比较系统的叙述,然后简略叙述了《玄怪录》名称、内容和形式,主张《玄怪录》不是行卷。

于天池在《牛僧孺和他的〈玄怪录〉》^②中根据《旧唐书》的记录对牛僧孺的生平加以考察,主张《玄怪录》是牛僧孺成为宰相前的作品,并对《玄怪录》的作品内容作了简略叙述。

王梦鸥在《唐人小说研究》^③中,列举《玄怪录》作品中行卷类和寓言类作品各五篇进行了说明,并叙述了牛僧孺的政治生涯。他指出《太平广记》引用《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作品有谬误,并列举了《太平广记》和《类说》中从《玄怪录》引用的43部作品。另外,还在第5章“牛僧孺的幻想国”^④中考察了《玄怪录》中《古元之》^⑤的作品背景“和神国”,称“和神国”来源于《列子》皇帝篇中记载的“华胥国”,其内容是追求丰盛的物质生活和对精神苦恼的补偿心理。以此为根据,他主张《玄怪录》是牛僧孺作为穷书生尚未升官或成为低级官吏时的作品。

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史稿》^⑥中将《玄怪录》的内容分为“赞扬狭义行为类”、“谴责封建制度对自由婚姻的干涉类”、“揭露政治社会腐败和黑暗类”、“描写理想社会类”等类型加以叙述。

① 林文宝,《牛僧孺与〈玄怪录〉》,《现代文学》第44期,台北,1971。

② 于天池,《牛僧孺和他的〈玄怪录〉》,《中华文史论丛》2集,上海,1986。

③ 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四集,艺文印书馆,台北,1978。

④ 该章他也曾以《穷书生幻想的一种世界——牛僧孺〈和神国〉读后记》(《幼狮文艺》,第48卷6期,台北,1978。)为题作为论文发表。

⑤ 《古元之》又称《古玄之》,在《类说》和《绀珠集》中题目为《和神国》,作者为李元之。

⑥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0。

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①一书确认了程毅中校勘的中华书局版《玄怪录》里 58 篇中,去掉《张老》、《尼妙寂》、《分河取丁》、《齐推女》、《王国良》、《叶氏女》、《崔绍》等剩余的 51 篇为《玄怪录》作品。另外,《广博物志》等书中认为的《窦玉》、《淳于矜》、《朱浚元》、《广寒宫》、《沈攸之》、《舒姑泉》等 6 篇的出处是《玄怪录》,事实上不是出于《玄怪录》。还主张《玄怪录》应该是牛僧孺做宰相时写的。

上述《玄怪录》的研究论著都偏重于《玄怪录》的版本和作者牛僧孺的著书时间等方面的问题,虽然都做了大量的考证,但其说法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对《玄怪录》内容考察上也都仅做了概略论述。从表现虚构性的唐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比重来看,目前尚缺乏从文学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集《玄怪录》的系统研究。因此,确有必要从小说的观点对《玄怪录》所具有的固有情节(plot)、主题、人物和叙事结构(structure)进行探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吸纳以往研究成果,探求和评价《玄怪录》所具有的小说特征。同时也希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够成为区分《续玄怪录》及其以后其他小说和《玄怪录》作品的资料,并成为确认唐代小说文学价值的依据,这亦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二节 《玄怪录》的版本和研究范围

牛僧孺《玄怪录》的原书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书志里收录的作品以节本的形态留存,因此难以把握原书的全貌。举一例说明,重编《说郛》卷十五里收录的《郭元振》在《太平广记》里就没有收录,《类说》卷十一收录的《幽怪录》(《玄怪录》的异名)里只载逸文和几篇摘要。

① 李剑国,前书。

现存的文献中《玄怪录》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牛李党争中与牛僧孺有敌对关系的李德裕写的《周秦行纪论》。虽然《周秦行纪》作者记载为牛僧孺,但事实上是李德裕派的文人韦瓘为了诽谤牛僧孺所作。^①《周秦行纪论》也说是李德裕所撰,但文章的言词非常险恶,难以认同是当时的政治巨头所撰。可以推断与《周秦行纪》一样,是李德裕指使文人为诽谤牛僧孺而作。^②对《玄怪录》所作的最初评语见于《周秦行纪论》,其中具体提及《玄怪录》这一书名。其内容如下:

“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③

以后,在《全唐文》把“玄”字改为“元”,称《元怪录》。《文献通考》及其他几个笔记亦用同样的名称。但在《太平广记》、《说郛》又称《玄怪录》。《玄怪录》的名称改为《元怪录》或《幽怪录》是由于宋朝始祖玄宗及清朝康熙帝玄烨^④的名字里都有“玄”字,很长一段时间必须避讳“玄”字的缘故。《四库提要》根据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认为《玄怪录》的名称变为《幽怪录》起源于明朝杨慎。胡珽在《续幽怪录校勘记跋》中认为《涌幢小品》的观点有误,事实上《幽怪录》这一名称周密在《癸辛杂识》里已经使用过。^⑤但是,胡珽的说法也不确切,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幽怪录》这一名称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以后开始使用。^⑥现将各种书志里同时记载《玄怪录》和《续玄怪录》内容罗列如下:

① 陈辽,《唐人小说中的诽谤小说》,《唐都学刊》第4期,1991,24页。

② 王梦鸥,前书,22—24页。

③ 《李卫公外集》,《穹愁志》卷四。(上书,142—143页再引用。)

④ Robert Joe Cutter, *A Note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Hsu Hsuan-kwai lu*, JAOS 96.1, 1976, 125—126页。

⑤ 纪实,《〈续玄怪录〉之版本源流》,140—142页。

⑥ 程小铭,《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贵州大学学报》第4期,贵州,1991,95页。